

52岁达州民工苦练书法45年

小楷《滕王阁序》获全国大奖



52岁的民工王邦雄最近心情不错。3月15日,兰亭会第四届全国书法跨年展组委会公布,王邦雄的小楷作品《滕王阁序》从上万件书法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十幅优秀奖作品之一。这也是王邦雄获得的一个全国性大奖。

王邦雄因为家境贫困,靠捡粉笔头、废报纸和广告纸练字,他说“只要手里有笔,就感觉心里很踏实”。

7岁爱上书法 靠捡粉笔头练字

王邦雄对书法产生兴趣是在7岁时。当时,哥哥在通川区江陵镇的西湖村读书,有个叫盛大全的老师写得一手好字,王邦雄对他充满崇拜。因为家中贫困,他就跑到教室黑板下捡老师扔掉的粉笔头,回家在窗木板上写字。

16岁时,他在一河之隔的高坪乡读书,又遇到张育生老师。“张老师一手小楷字,我现在还记得。盛大全和张育生两位老师,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王邦雄说。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家境贫困,王邦雄只有回家务农。不过他没有放弃,翻着中华字典和词典自学。18岁时,王邦雄到村小学当上代课老师,开始自己拿着粉笔“正儿八经”地在黑板上写字。

当安装工27年 有笔心里才踏实

1990年,25岁的王邦雄来到达城做户外广告安装工人,一干就是27年,有需要写字的时候,他还会充当写手。

王邦雄称,安装活路时有时无,没有广告公司的活儿,他就在家里练字。“一张宣纸要1元钱,一个月下来,工资还不够买纸练书法。”王邦雄说,他只有找来废报纸练字。在2011年以前,王邦雄每年在练习书法上都要花费2000元左右。事实上,他还从广告公司拿废弃的报纸和广告纸回家练字,要不然花费会更高。“他从广告公司拿回来的广告纸,每一次都是几大捆,自己搬不完,还让我父亲帮忙抱了几次。”妻子杨秀说。

圈内好友魏文纪介绍,王邦雄练字简单粗暴,一张四方桌一摆,毛笔一拿,纸铺上桌,立马临摹起字帖来。王邦雄告诉记者,练书法已经成为习惯。27年时间,只要自己在家,就从没有耽误过,每天坚持练习两个小时左右。有次随广告公司到万源市下乡,一个月才回到达城家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字帖临摹写字。“那种感觉说不出,只要手里有毛笔,就感觉心里很踏实。”

练字成狂 一度遭妻子反对

王邦雄的妻子杨秀介绍,1998年两人结婚,当时王邦雄还在广告公司当临时工,月工资1000多元。自恃有书法特长,王邦雄拼命写户外广告。但随着电脑的普及,美工字可以通过电脑打印出来,找公司安装广告的客户少了,现代科技几乎让他“失业”。

尽管没有用武之地,王邦雄还是没有放弃写字。杨秀时常在凌晨醒来,而王邦雄还在床边的四方桌上奋笔疾书。

发现王邦雄对工作心不在焉,没有心思上班,杨秀多次提醒,倔强的王邦雄感觉到烦,杨秀对他练字也越来越反对。为了参赛,王邦雄还买宣纸练字,用绢纸写书法作品参赛。这让他书法上的投入剧增,每年达到好几千。

杨秀说:“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王邦雄挣钱人不敷出,靠的还是父亲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因家里经济紧张,夫妻俩为此常常闹矛盾。

转行做老师 希望路子更宽广

事实上,兰亭会首届全国书法跨年展举办时,王邦雄就满怀信心地投了稿,但一直没有音讯。“从那以后,深感自己练字还差火候,只有继续练。”王邦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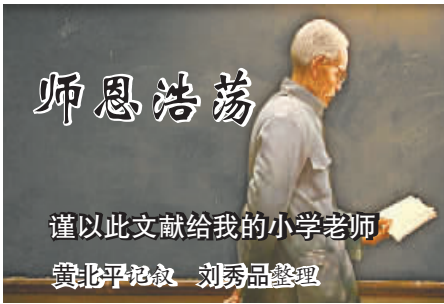
今年3月15日,王邦雄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兰亭会第四届全国书法跨年展组委会公布,王邦雄的小楷作品《滕王阁序》从一万余件书法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优秀的前十幅作品之一。王邦雄很开心,他终于跨出四川省,在全国获奖,一大帮圈内好友向他表示祝贺。

王邦雄说,就在今年2月,他结束了27年的户外广告安装工生活,通过朋友介绍到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目前学生不多,工资还没有当户外广告工人高,但考虑到自己已经52岁,不能一直在墙壁上爬上爬下,决定转行。他也希望,有了全国性大奖加身,今后的路子会更宽广。

2015年,王邦雄为了挣钱,在广告公司接了一家企业的单。公司要求在110多米高的一座烟囱外现场书写。如今这个特殊的“广告牌”,也是他书写的最大的字。他说:“一是挣钱,二是展示自己的美术字功底,再危险也要去做。”

(据成都商报)

连载



赵纯娟还原事件真相

“贾老师,你和苗发祥在一个大教室上课,他迫害赵纯娟的事你应该是知情人啊,你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吧。”调查几位老师的结果都很不理想,调查组找到贾老师,想通过他捞点“干货”。

“苗发祥迫害赵纯娟?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上纲上线整人吧?我和他在一个大教室上课,确实看到过有一天下午他用教棍轻轻敲了赵纯娟的脑袋一下,那也叫‘迫害’?学生不听话,哪个老师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做示过学生?要是苗发祥老师用教棍敲一下学生的头都算是‘迫害学生’,那许多的老师都有‘迫害学生’的罪行啊!有些学生太调皮捣蛋,你同他讲道理讲得口里白泡子翻天,他还骂你是母猪疯发了(癫痫发作),有的老师气不过,让学生‘吃栗爆’的有,‘吃宽面’(用竹片片打学生)的有,甚至给学生‘吃碗儿肉’(用拳头捶背)、“吃豆干”(打耳光)的都有,这些老师不都够得上是迫害学生的凶手?”贾老师不但没有站出来证明苗发祥用教棍敲了一下赵纯娟的脑袋是迫害学生,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反而做的是苗发祥根本不是迫害学生的证明。态度之明朗,为苗老师昭雪的声调之高,远远出乎调查组和赵校长的意料。

“要是我姓贾的写信告诉了苗发祥,不是出门捋瓜摔破脑壳,就是死儿死女。我对他姓苗的再有意,也不会写信去告他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嘛。这是要弄他去坐牢哇。我也是当老师的,哪能当那样的黑心萝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怀疑那封匿名举报信出自贾老师之手的事已经传到了贾老师的耳朵里,调查组找贾老师调查后,他马上找到赵校长赌咒发誓,当众坚决否认匿名信是他写的。

有人说贾老师这番表白是心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无论在什么年代,背后告阴状的人都让人鄙视。可以预测,如果此时贾老师公开站出来举证,他今后就很难在仁和小学混了。所以,他越是这样,越有人怀疑写那封匿名举报信的人非他莫属。

人言可畏,贾老师背上个告密者的名声,是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

在老师中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调查组的意外,调查组又去找苗老师班上的学生作证,童言无欺嘛。

“你们说苗老师好不好?”

“苗老师好!苗老师好!”

“你们说苗老师好,苗老师

打没打过你们呀?”调查组钓鱼执法的味道更浓了。

“打过。打过。”学生不会撒谎,几个男生争先恐后回答。

“他用什么打你们的?”

“用他手里那根棍棍。”有个男生将“教棍”称做“棍棍”。

“用竹片片。”有个挨过苗发祥竹片子的男生回答。

“怎么打的?”

“啪儿!就是这样。”那个挨过苗老师教棍的学生用手比划了一下苗老师打他的动作,嘴里还“啪儿”了一声。

“啪!啪!啪!”那个挨过苗老师竹片片的男生嘴里“啪啪”着,还把小手伸到薛组长的跟前,实地演练苗发祥用竹片片打他的情况。

“打痛没有?”

“没打痛。嘻嘻。”那个挨过苗发祥教棍的男生还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

“你们几个挨打的都是男生,苗老师打没打过女生?”

“打过打过。”

“打过谁?”

“打过赵纯娟。”

“苗老师为什么打她?”

“她在课堂上睡大觉,呼呼的。”有个男生把嘴巴故意张得大大的,模仿着赵纯娟当时打呼噜的情景,呼噜声蛮大。

“他用什么打的?”

“也是用的他手里那根棍棍。”那位同样挨过苗发祥教棍的男生证实。

“打出血没有?”

“没有没有。”学生全摇头。

“打没打起包儿?”

“没看见。没看见。”学生又摇摇头。

查来查去,苗发祥用教棍打了赵纯娟的脑袋一下的事实存在,他不但打过赵纯娟,还打过其他的学生。但问题远不像举报信所写的那样严重,都是指甲盖大点事,说不上“迫害”,连定性“打学生”都牵强附会,更构不成苗发祥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是所谓“仁和小学杨天成式的班主任”。

“你们说,给苗发祥一个行政记过处分怎么样?”薛组长征求调查组另外两个组员的意见。

“既然有人举报,县上又兴师动众派来了调查组,总不能无功而返啊,反正苗发祥对学生搞体罚也是一个错误,给他个行政记过处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苗发祥不冤枉,我们也交差。”调查组的苟主任表示赞成。

(八十二)

北平牙科独家赞助